

草原的来处——中亚五国脱离苏联之后，以及它们的未来

1991—2026：国家怎样找回历史，又怎样把历史交给未来

王建硕

王建硕 · AI 辅助写作与串行复核 · 资料核对截至 2026 年 10 月 1 日

导读

1991—2026：国家怎样找回历史，又怎样把历史交给未来

先别急着记五个国家的名字和首都。请先想一个听起来不太正经的问题：**一个国家，可以自己选祖宗吗？**

听起来像玩笑，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三十五年就一直在认真做这件事。它们都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独立的。按苏联给的说法，它们的「出生年份」很短——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要到1936年才有。可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几十年历史，就很难理直气壮地说「我本来就该存在」。于是它们不约而同地往更深的时间里，去找一个更长的来处。

哈萨克斯坦找到了金帐汗国，乌兹别克斯坦请回了帖木儿，吉尔吉斯斯坦抬出了史诗英雄玛纳斯，塔吉克斯坦认了说波斯语的萨曼王朝，土库曼斯坦则干脆把「永久中立」和一个人的名字立成了纪念碑。换祖宗这件事，不是改历史课本那么简单。它要同时办三件难事：给年轻的国家补上合法性；填上强人退场后留下的「我们是谁」的空缺；在俄罗斯、中国、欧美之间，把解释自己历史的权力拿回自己手里。

这本书就讲这一件事，以及它的下一步。

它不是一本按国别排好、各讲一遍首都风物的导游手册。它只追一条线：这些国家怎样把「我从哪里来」的答案，从苏联给的行政地图，换成自己更长的历史——以及这种改写，到了语言、管道、河水和权力交接这些硬地方，会撞上什么。

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用哈萨克斯坦这个最完整的案例，把整套做法拆开给你看：怎么换起点、怎么让祖先接替退场的领袖、怎么把故事讲成连邻居都能接受的话。然后用同一套框架，一个一个看另外四国——同一副工具，在不同的历史和政治里会重新组合成不同的样子。接着两章把镜头拉到地面，看这些宏大叙述怎么落进普通人的字母、工作和一条条管道。最后一部分谈未来：强人之后谁来接班、水和人口这两道算术题、以及五个国家能不能坐到一起，一起讲下一章。

有几条自我约束，想先讲在前面。这本书不写成「中亚去俄化的胜利」，也不写成谁跟谁对抗的剧本；不把任何一个大国——包括中国——当成这盘棋要对付的对象。它尽量把**事实和分析分开摆**：是什么，和它意味着什么，是两回事；拿不准、查不实的，宁可不写。它还一

路守着一把尺子——国家有权寻找更长的来处，但来处不是一张可以无限放大的领土凭证；国家古老，也不等于制度可靠。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一个国家能不能给自己选祖宗？能，而且这件事比听起来重要得多——它关乎一个刚刚独立的共同体，如何从「苏联解体后剩下的一块地方」，长成一个能自己解释、自己决定的主体。只是，选祖宗容易，把祖宗选得既对自己有用、又不惹恼邻居、还经得起史料检验，很难。这本书，就是看它们怎么走这条难路的。

第一部·从一张出生证明说起

一份护照告诉你属于哪个国家，却不告诉你这个国家从哪里来。哈萨克斯坦在1991年独立，这件事没有争议。争议在下一句话：它是不是到那一年才有了自己的历史？如果国家是一栋房子，独立日是领取新门牌的日子，还是第一次打地基的日子？

这个区别看似只影响历史课本，实际影响的是谁有资格解释这栋房子的主人。哈萨克斯坦把目光投向金帐汗国，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它要把“苏联解体后留下的一块地方”，改写成“一个有自己来路的政治共同体”。后一句可以成立，却不能靠把古代地图直接覆盖在今天地图上来证明。

事实：先把几只时钟分开

加盟共和国是苏联内部具有宪法名义、领土和政府机构的共和国，并不等同于当时实际独立的国家。1924年中亚民族划界重组了这一地区的行政空间，但今天五国不是同一天、同一方式形成的：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加盟共和国成立于1924年，塔吉克斯坦从乌兹别克共和国中的自治共和国升为加盟共和国是在1929年；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取得加盟共和国地位则在1936年。

划界把语言、族群分类和行政权力绑在一起，也受到当地政治人物、经济联系和定居分布的影响。说这些边界“全是莫斯科凭空画的”过于简单；说它们只是古代民族边界的复印件，同样不对。苏联并没有创造这里的全部人群和文化，却深刻改变了人们被统计、受教育和被治理的方式。

术赤兀鲁思指术赤及其后裔统治的人群和领地，是通常所称金帐汗国更贴近当时政治结构的称呼。“兀鲁思”不能机械翻译成现代民族国家。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后来西部征服与分封逐渐构成术赤家族的势力范围。种子文章把术赤之死记在1224年；《伊朗百科全书》的学术条目采用1227年，也存在其他年代说法。本书不把1224年作为确定事实。

术赤之子拔都在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征后，以伏尔加河下游为重要统治中心，萨莱成为都城。约1242年可以用来标记国家形成的一个阶段，却不是现代意义的建国典礼日期。1269年的塔拉斯会盟又成为后世纪念其自主地位的重要节点。帝国分裂是过程，纪念活动则需要一个能印在海报上的年份。

金帐汗国鼎盛时的势力横跨额尔齐斯河流域至多瑙河下游的广大地带，内部包含草原、城市和纳贡地区。它的政治遗产后来流入喀山、克里米亚、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以及东部草原诸政权。十五世纪中叶，克烈与贾尼别克脱离阿布海尔统治的政治集团，向东迁移；1465—1466年是哈萨克汗国建国的通行纪年。东迁的具体年份与建国过程仍应同“周年纪念用的起点”区别开。

肯尼萨雷在1847年死去，常被视为哈萨克最后一位汗。可是俄国控制草原并不是从第二天才开始：十八世纪的臣属关系、十九世纪的行政改制和军事扩张早已推进，而且各地速度不同。把1465年至1847年画成一条笔直国界，会掩盖汗权分合及三个玉兹的不同经历。玉兹是哈萨克历史上的大型部族联合体，不是三省的古称。

分析：历史连续，不等于国家从未中断

这里至少有三种连续性。第一是王统：一些哈萨克汗与术赤家族存在谱系联系。第二是制度与人群：统治习惯、部族网络、语言和信仰在政权变化后仍会延续。第三才是现代国家的法律连续性。前两种联系很有研究价值，却不能自动推出第三种。

大白话

一个人继承了祖辈的语言、手艺和旧信件，不等于继承祖辈曾经住过的每一寸土地。国家也一样：继承历史，不是领取古代帝国的房产证。

因此，“金帐汗国是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来源之一”比“金帐汗国就是古代哈萨克斯坦”准确。前者让哈萨克历史走出苏联时代才开始的狭窄框架，后者却会把今天的国家名称倒灌进七百年前，把同时有资格讲述这段历史的人排除出去。

这也是全书的第一把尺子：**国家有权寻找较长的来处，但来处不是一张可以无限放大的领土凭证**。1991年是现代独立的起点；1936年是苏联行政地位的节点；十五世纪和十三世纪提供不同层次的历史来源。它们可以同时为真。

然而，有史料可写，并不意味着史料自然会进入课本。为什么同一个祖先，有时被放在书页边缘，有时突然被搬到国家舞台中央？下一章要把时钟拨回总统交接的2019年。

本章资料与辨析

术赤生卒及后继关系参见米哈尔·比兰撰写的《伊朗百科全书》JOČI条目。哈萨克汗国与中亚诸王朝的形成可参照UNESCO编《中亚文明史》第五卷；本章避免将王统、文化和现代主权当成同一种连续性。种子提供的1224年卒年及“1847年以后才受俄国控制”的线性读法，未予照录。

第一部·祖先怎样接替民族领袖

总统的画像可以挂满街道，却不能永远替一个国家回答“我们是谁”。纳扎尔巴耶夫从苏联末期执政到独立后的第三个十年，在很多人的生活里，国家与这个名字几乎同时出现。问题是：当这个人离开总统办公室，国家故事要从哪里接下去？

合法性在这里指人们为什么承认一种统治有资格持续，不只是它是否符合法条。经济增长、稳定、选举、建国功劳和历史身份都可能成为理由。理由压在一个人身上越多，交接时越需要找到不会随那个人一起退出的支撑。

事实：旧故事里已经有草原

哈萨克斯坦寻找苏联以前的历史，并非托卡耶夫2019年上台后才开始。1995年的《历史意识形成构想》已经要求重新理解本国历史，纠正受苏联意识形态约束的解释。2018年11月，纳扎尔巴耶夫发表《大草原的七个特征》，将草原放回世界文明的主动位置。把他写成只许历史从1991年开始的人，并不符合这些公开举措。

但承认草原悠久，并不等于同意把金帐汗国放在国家谱系中心。围绕白帐、金帐及哈萨克汗国的关系，学界长期有分歧。白帐、蓝帐是用于描述术赤家族不同部分的历史名称，具体指向并不始终一致。关于金帐汗国周年纪念的倡议在2010年代中期出现，2018年仍遭到公开反对。不能把一场学术与政策争论简化成某个人二十年始终说“不”的单一心理故事。

外部话语又让这个问题变得紧迫。2014年8月，普京在谈到纳扎尔巴耶夫的建国作用时，说哈萨克人此前没有国家。这种赞美现任领袖、同时压低更早国家历史的表达，引发哈方不满。2020年的“领土礼物”论述针对苏联解体和原加盟共和国的边界问题，也被哈萨克斯坦放进自身安全语境理解。两件事不能混写成一份正式领土要求，却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来处”不只是书斋话题。

2019年3月，托卡耶夫接任总统；当年8月提出纪念金帐汗国750周年。随后相关计划覆盖纪念设施、学术活动和旅游建设，种子提到的35亿坚戈、约780万美元，是这一组项目的资金尺度，不应误写成单场研讨会费用。周年计算连接1269年的塔拉斯会盟，选择本身带有明确的历史解释。

2021年，术赤兀鲁思研究机构建立，萨比托夫成为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推动者。种子所述研究跨度从1206年至1847年，恰好把蒙古帝国形成与末代汗时代接成一条长线。这里的关键变化不是国家忽然“发现”了某位祖先，而是研究获得固定机构、经费和进入公共教育的渠道。

事实：2022年的断裂

2022年一月，燃料价格抗议扩大，随后发生严重暴力与政治危机。托卡耶夫请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派兵，该组织以俄罗斯为主要军事力量。危机之后，纳扎尔巴耶夫及其政治网络的地位明显削弱。首都在当年9月由努尔苏丹改回阿斯塔纳；与“民族领袖”特殊地位有关的法律撤销程序延续到2023年，不能把所有变动都压进一月。

库鲁尔泰原是草原政治中集会、议事的名称。托卡耶夫于2022年3月提出建立国家库鲁尔泰；首届会议在6月16日于乌勒套举行，与术赤陵历史文化空间相联系。种子中的“3月首届会议”混合了倡议和开会两个时点。古老名称被重新使用，却不意味着古代制度原样复活。

分析：把国家的年龄拉长

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可以提出一种解释：当建国领袖的个人故事减弱，较长的历史可以承接一部分国家认同。国家不再只能说“因为这位领袖才有今天”，还可以说“我们已经经历很多代统治者，今天的共和国属于更长的时间”。这是一种功能分析，不是声称掌握了托卡耶夫的私人动机。

大白话

把家谱翻到爷爷以前，可以让全家明白：这个家不是某一位长辈的私人作品。但家谱再长，也不会自动规定下一位管账的人该怎样产生、怎样接受检查。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两面性。历史加长，能把国家与前任个人分开；也能为新任建立新的中心。纪念碑、会议与教材究竟帮助了公共讨论，还是只把一张画像换成另一张画像，要看预算是否透明、研究能否争论、政治权力是否受规则约束。

同样，托卡耶夫强调土地并非他人赠予、历史不始于1936年或1991年的意思，不能直接翻译成脱离俄罗斯。2022年借助俄方主导的安全组织，与坚持独立历史解释同时发生。这种

并存，才是中亚政治的常态：安全合作不等于交出历史，讲述自己也不必取消合作。

下一道难题因此不是“祖先找到了没有”，而是“这个祖先别人也认，怎么讲才不会把共同历史变成新的边界争执”。

本章资料与辨析

纪念计划可查哈萨克斯坦政府2019年相关决议。首届会议日期参见哈萨克斯坦科研机构的2022年会议记录。纳扎尔巴耶夫时期到托卡耶夫时期的学界变化，可对读Kurmanov、Sabitov、Kudaibergenov在《Nationalities Papers》2025年发表的研究；其中萨比托夫也是事件参与者，不能把其解释当成各方一致结论。

第一部·一份祖产，四种读法

如果一个国家认的祖先，把都城建在今天另一个国家的境内，会发生什么？金帐汗国的萨莱遗址在今俄罗斯境内。这并不妨碍哈萨克斯坦研究它，却足以提醒我们：古代世界没有按照今天五国加俄罗斯的边界，提前整理好各自的祖产。

事实：同一段历史没有唯一的观众

在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叙述里，重点是草原政治的延续。在俄罗斯，长期流行的“鞑靼之轭”叙述把蒙古统治讲成罗斯诸公国受压迫的一段岁月；与此同时，也有研究重视莫斯科与汗国制度的联系，讨论莫斯科作为继承者之一的地位。两种说法甚至可以出现在同一公共空间里。不能把“俄罗斯怎么看”压缩成只有一个声音。

俄罗斯联邦内的鞑靼斯坦尤其提醒人们，俄罗斯的历史身份并不只有莫斯科一种。鞑靼历史研究把金帐汗国看作重要共同祖先，强调其城市、贸易和伊斯兰文化。乌兹别克斯坦又有另一重困难：国家英雄帖木儿在1391年和1395年击败脱脱迷失，重创金帐汗国。一个国家的复兴人物，可以是另一段历史的破坏者。

四种读法未必非要彼此取消。王朝兴衰、制度传承、文化记忆和现代国家认同本来就是不同问题。真正危险的步骤，是把“我继承了它的某一部分”偷偷换成“只有我有权继承全部”。

事实：2026年，历史进入制度正文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2026年3月15日新宪法公投中，赞成票占参与投票者的87.15%；新宪法于7月1日生效。这里的分母是参加投票的人，不是全国人口。序言写入大草原千年历史的延续，标志这种来处从纪念演讲走入国家的基本文件。赞成一份整套宪法，也不能被当成对某一条历史解释的单独民意测验。

俄语条款中的措辞从“наравне”变为“наряду”，可分别理解为“同等地”和“并同、一起”。这种改变值得注意，但仅凭一个词，不能推断俄语从公共机构中消失；新文本仍规定其在国家组织和地方自治机构中的正式使用。象征排序、法律解释和实际服务，是三个需要分别观察的层次。

5月19—20日，阿斯塔纳举行金帐汗国国际研讨会，获UNESCO支持，官方通报有350多名代表参加，并公布以国际科研合作为方向的《阿斯塔纳宣言》。托卡耶夫以“草原上的罗马”形容金帐汗国，强调的不只领土扩张，也包括组织和制度的持久力量。这样的类比是政治演讲中的解释方法，不能代替两个帝国制度的逐项比较。

8月23日的首届新一院制库鲁尔泰选举，又把古老集会名称接入当代议会。公开选举记录列出145席、公正党获得110席及74.08%的投票率。这里的立法机关与2022年成立的国家咨询性库鲁尔泰，虽然共享名称，却不是同一个机构。名称古老，并不直接证明代表性或监督能力。

分析：让别人能够坐在同一张桌边

研讨会选择“历史、考古、文化、身份”等共同研究议题，是一种可被其他国家接受的表达：哈萨克斯坦争取成为研究中心，而研究中心不必是遗产的唯一所有者。对共有性的承认，不是削弱本国历史，反而给跨国查档和联合保护留下空间。

同样，2026年5月普京访问阿斯塔纳、俄哈继续强调友谊与合作，说明历史重新定位与现有外交关系可以并行。但外交文件未公开争论某个条款，不等于俄方认可哈方每一种历史解释。网络上出现“Орданаш”之类“金帐是我们的”式说法，也不能自动升级为克里姆林宫政策。声音越刺耳，越要先问它由谁发出。

事实与方法：材料往往在国界之外

2025年，《众汗世系谱》进入UNESCO世界记忆名录。它是一份十八世纪察合台突厥语谱系文献。世界记忆名录保护的是重要文献遗产，并不替其中每段谱系做事实认证，更不裁定谁继承某个帝国。它可以提升一份史料的可见度，但读史的方法仍不可省略。

研究术赤兀鲁思，需要在俄罗斯、伊斯坦布尔以及欧洲档案馆寻找材料，也需要阅读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古文和汉文记载。《元史》《明史》里的往来记录可成为研究材料；官修史书一样有取舍，需要与其他材料相互校验。获得本国历史的解释权，往往不是少读外国资料，而是终于能够自己读懂、核对和引用它们。

2026年8月22日，北京“元明时期蒙古历史与文献”研讨会会有萨比托夫参加。会议报道提到，他讨论了兀鲁思汗谱系与白帐、蓝帐名称问题。这恰好说明，公共纪念已经大步向前，

学术细节仍在辩论。中国在此是史料保存、语言研究和学术合作的参与者，不必被写成中亚寻找自我的对立对象。

大白话

争取解释权，好比终于能亲手整理散落各地的家书。把借来的每封信都说成只属于自己，反而会让下一扇档案馆的门更难打开。

本章由此留下三个限度：都城与遗产跨越今边界；“直接祖先”需要说明究竟指王统、人群还是制度；白帐、蓝帐等问题仍待研究。承认这些限度，才能把政治上有用的叙述与历史上可以检验的论断放在一起。

哈萨克斯坦给了全书最完整的工具箱：换起点、跨越领袖更替、争取解释权、把故事讲成别人也能参与的话。下一章去看乌兹别克斯坦：如果中心人物换成击败金帐汗国的帖木儿，这套工具会怎样重新组合？

本章资料与限度

公投数字见中央选举委员会结果公告；宪法见2026年正式公布文本；研讨会见官方通报；议会选举见IFES记录及Kazakhstan Today结果报道。谱系文献见UNESCO名录，北京会议见中国社科院报道。种子提及的教材首批到校日、具体民调百分比，本书未取得可独立检查的原始记录，不以这些数字支撑结论。

第二部·乌兹别克斯坦：帖木儿留下的两把钥匙

塔什干的帖木儿骑马雕像，适合讲两种看起来相反的故事。一种说：国家需要强有力的统治，才能结束混乱。另一种说：这里曾是世界往来的中心，应该重新向外打开。雕像没有换，演讲的重音可以换。乌兹别克斯坦的三十五年，正好让我们看见这种转换。

事实：帖木儿比共和国古老，也比国界宽

帖木儿是十四世纪崛起的征服者，以撒马尔罕为政治中心，建立横跨中亚、伊朗等地区的帝国。他死于1405年。把他称作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历史人物，有地理与文化理由；把他直接说成现代乌兹别克民族国家的总统式前身，就把两个时代混在一起了。

帖木儿及其后裔统治的世界，包含突厥语和波斯语传统，也包含今天多个国家的文化来源。十六世纪初进入河中地区的昔班尼系乌兹别克统治者，又曾取代帖木儿后裔。河中大致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历史地区，不是一条河中央。它的旧王朝交替，无法排列成一支从古至今从不改名的国家队。

独立后，卡里莫夫把帖木儿放到公共历史中心。1993年塔什干帖木儿雕像落成，1996年纪念其诞辰660周年，帖木儿王朝历史博物馆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英雄、广场、博物馆和学校共同告诉公民：这里的历史，不必等到苏联工业化才开始。

卡里莫夫在苏联末期已是共和国领导人，1991年成为独立国家的首任总统，此后长期执政。他的统治强调稳定、国家控制和渐进经济转型。2005年安集延发生流血镇压，政府与国际调查意见对事件性质和伤亡存在重大分歧。本书不把这种分歧化约为一个未经统一核实的数字，但不能为了讲文化复兴而略去政治压制。

2016年卡里莫夫去世，曾长期担任总理的米尔济约耶夫接任。2017年启动的重要改革包括汇率并轨、放宽外汇兑换以及减少若干贸易限制。国际劳工组织对棉花采收的监测确认，系统性童工与强迫劳动的消除取得实质进展，同时仍要求关注地方残余问题。这里应同时看见改变和限度，不能用“开放”两字替代所有制度检验。

分析：祖先没有退出，祖先的用法改变了

如果改革者要证明一切从自己开始，他就必须贬低前任的一切成果，也会得罪依靠旧秩序获得位置的人。保留共同历史符号，可以降低政策转向的叙述成本：前任强调帖木儿建立秩序，新任强调帖木儿时代的学术、城市和交往。改变因此可以被讲成“恢复更完整的传统”。

这不是说改革只是包装。放松兑换限制，会改变企业采购机器、劳动者处理收入的实际条件。历史符号不能替它发生作用，却能帮助政府把新政策解释成国家自身的选择，而非外部强迫的作业。国家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并不要求这个故事每一届都使用同一句话。

2026年4月9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纪念帖木儿诞辰690周年的报道，把他的遗产与“新乌兹别克斯坦”、教育以及对外合作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官方如何使用历史的证据；报道对帖木儿的赞誉，则不能不加辨别地拿来充当十四世纪历史的结论。

大白话

同一位祖先像一座藏书很多的书房。强调秩序的人抽出军事史，强调开放的人抽出天文学和商旅史。书架确实在那里，但抽哪一本、暂时合上哪一本，是今天的选择。

分析：把故事讲给邻居，也讲给劳动者

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其余四国都接壤。关系紧张时，边境手续、交通和水电争议会放大内陆经济的成本；改善邻国关系时，企业才可能把地理中心变成市场中心。米尔济约耶夫时期推动区域接触，既有政治意义，也有很实际的运输与生意理由。

这给帖木儿故事划出一条边界。若只强调征服，邻居听见的可能是威胁；若强调城市、科学、文化和互通，更容易形成共同议题。但文化表达也不能抹去战争。成熟的历史叙述，应该允许撒马尔罕建筑之美与帝国战争之残酷同时出现。

乌兹别克斯坦不必先割断俄罗斯的劳务、教育和商业联系，才有资格恢复自身历史。与中国合作修路、扩大贸易，也不等于把解释权转交给中国。关键在于本国能否把不同关系转化成岗位、知识和议价能力，而不是用一个新外部中心替换旧中心。

帖木儿可以帮助统治跨越卡里莫夫之死，但无法代替让改革持续的规则。如果企业仍要猜领导人的心情，开放就容易停在一届政府的特许。乌兹别克斯坦因此留下与哈萨克斯坦相同的

疑问：故事可以超越个人，制度能不能做到？吉尔吉斯斯坦给出的回答，会更加曲折。

本章资料

历史符号在当代的用法见总统府2026年纪念帖木儿报道。2017年外汇改革见世界银行经济更新；劳动制度变化见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棉花采收监测。官方纪念材料用于分析国家叙述，不作为其英雄评价的独立证明。

第二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走，玛纳斯留下

比什凯克的广场上，玛纳斯骑马的雕像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三十五年里，这座城市几次把总统赶下台，雕像一次没动过。这正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特别之处：它有一个足够古老、足够动人的祖先故事，却始终没能把「谁来接班、怎么接」写成一条大家都认的规则。故事留下了，总统换了一轮又一轮。

事实：一部史诗，和一个被选定的周年

玛纳斯是吉尔吉斯人世代口传的英雄史诗，讲英雄玛纳斯及其子孙带领部落抵御外敌、聚拢人心的故事。它篇幅极长，最完整的版本有数十万行，通常和续篇《赛麦台》《赛依铁克》合称三部曲。背诵、吟唱它的人叫玛纳斯奇，靠口耳相传，而非照本宣科。2013年，这套史诗三部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史诗的确切年代，学界至今没有定论。所以1995年吉尔吉斯斯坦大办「玛纳斯一千周年」，和哈萨克斯坦为金帐汗国定一个能印上海报的周年，是同一类动作：先选一个年份，再围着它办纪念。首任总统阿卡耶夫原是物理学家，苏联末期当上共和国领导人，1991年成为独立后首任总统。他把玛纳斯放到国家叙述中央，还提炼出「玛纳斯的七条遗训」——团结、勤勉、宽容之类的训诫，当作年轻国家的精神纲领。

这一步和邻国并无不同：苏联给的出生年份太短，就往更深的记忆里找来处。玛纳斯比加盟共和国古老得多，又是吉尔吉斯人自己的东西，拿来填补「我们从哪里来」的空缺，顺理成章。值得补一句的是，这部史诗并不只属于今天这一个国家：中国境内的柯尔克孜人同样传唱它。一部跨越今日国界的史诗，很难被某一个政府独占。

事实：三次把总统换在街上

和别国不同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权力更替，大多不是在投票箱里、而是在广场上完成的。

2005年，议会选举争议引发抗议，阿卡耶夫出走，史称郁金香革命——「颜色革命」在中亚的一次。巴基耶夫上台。2010年4月，又一轮流血抗议把巴基耶夫赶走，临时政府由奥通

巴耶娃领导。同年6月，南部奥什一带爆发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的族群冲突，数百人死亡、大量人流离失所——这是三十五年里最沉重的一页，不能因为要讲「人民力量」就略过。2010年公投后，吉尔吉斯斯坦改行议会制，在总统制扎堆的中亚是个异数。

2020年10月，又一次有争议的议会选举点燃抗议。原本在押的扎帕罗夫被支持者放出，很快出任总理、代理总统；时任总统热恩别科夫辞职。2021年，扎帕罗夫当选总统，并在同年公投后把国家从议会制又拨回总统制。十五年里三次街头更替，一次议会制实验，又一次摆回强人式总统制——这就是吉尔吉斯斯坦走过的路。

分析：史诗能聚人，不能替人定规矩

把这些事连起来看，会发现一个清楚的分工：玛纳斯做得很好的那件事，和这个国家缺的那件事，恰好是两件事。史诗讲的是「我们为什么是一群人」——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敌人、共同的荣誉；它回答认同，不回答程序。而三次革命暴露的，全是程序问题：选举算不算数、输了的人要不要认、赢了的人能不能被换下来。遗训里写着团结，没写清楚计票规则。

大白话

史诗像一首全家都会唱的老歌。它能让分散的人重新觉得是一家，却决定不了这家的房子该由谁继承、按什么顺序继承。唱得再齐，也代替不了一份写明白的遗嘱。

这不是说玛纳斯没用，也不是说吉尔吉斯斯坦比邻国「更乱因此更差」。换个角度看，它反而把别国藏起来的那道难题摆上了台面：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强人用稳定压住了程序问题，交接看起来平顺；吉尔吉斯斯坦没有那么强的压盖，程序的裂缝就一次次露在街上。古老的祖先可以让人愿意同属一国，却不会自动长出一套「和平换人」的机制——那要靠反复试错、靠把规则写进能被执行的制度，而不是写进史诗。

也要避免另一种浪漫化：把每次街头更替都读成「民主的胜利」。三次更替各有各的推手，有理想也有派系、地域和利益的角力；2010年的族群流血更提醒人，动员起来的人群既能换掉坏政府，也可能滑向彼此伤害。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广场」，而是「下一次换人，能不能不必再上广场」。

吉尔吉斯斯坦于是给全书的那把尺子加了一条刻度：古老可以解决「我们是谁」，却不自动解决「我们怎么换人」；国家的来处再长，也替不了一套能被执行的交接规则。这个区别，

到讲强人退场的那一章会反复出现。下一章先去塔吉克斯坦——那里的祖先更古老、更辉煌，而和平却是刚刚从一场内战里挣回来的。

本章资料与限度

史诗列入非遗见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名录「玛纳斯·赛麦台·赛依铁克」条目。2005年更替见《不列颠百科全书》郁金香革命条目；2010年南部冲突的性质与伤亡，各方调查存在分歧，本章只写「数百人死亡、大量人流离失所」这一通行表述，不照搬任一方未经统一核实的数字，另见人权观察2011年度报告吉尔吉斯斯坦章。2020年更替及2021年回归总统制见欧安组织选举观察材料。史诗的确切年代学界无定论，「一千周年」为纪念选定之年；玛纳斯亦为跨境的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所共有，本章不作国家独占之论。

第二部·塔吉克斯坦：古老王朝与刚刚结束的战争

塔吉克斯坦的祖先，是中亚五国里最辉煌的一个；它的和平，却是五国里最晚才挣回来的一个。杜尚别市中心立着伊斯梅尔·萨曼尼的巨像，头顶金冠，脚下是一千一百年前的王朝。可就在三十多年前，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刚从一场内战里爬出来。古老的荣耀和新鲜的伤口，叠在同一张国家名片上——这正是塔吉克斯坦讲述来处的方式。

事实：一个说波斯语的祖先

萨曼王朝是九到十世纪以布哈拉为中心的王朝，统治今天中亚南部一带，文化上属波斯世界。它常被称作波斯语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诗人鲁达基被尊为波斯诗歌之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伊本·西拿（阿维森纳）的学问也在这一带的图书馆里打下底子。这一点让塔吉克斯坦和邻国很不一样：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都说突厥语族的语言，而塔吉克语是波斯语的一支。换句话说，塔吉克人把来处认到波斯文明，是在突厥语的海洋里，标出自己是另一条河。

独立后，这个祖先被请到国家正中央。1999年，塔吉克斯坦大办萨曼王朝一千一百周年，杜尚别竖起萨曼尼像；2000年启用的新货币叫「索莫尼」，正是以这位开国君主命名；国内最高峰也改名为「伊斯梅尔·萨曼尼峰」（苏联时代曾叫共产主义峰）。货币、山峰、雕像一起说一句话：我们的历史不是从苏联工业化、更不是从内战开始的。

这里有一道和前几章相同的限度。萨曼王朝的两座文化重镇布哈拉与撒马尔罕，今天都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古代的波斯文化圈，没有按今天的国界提前分好家产。认萨曼王朝作文化来处，站得住；把它直接读成「古代的塔吉克民族国家」，就把十世纪的王朝和二十世纪才定型的民族国家混为一谈了。

事实：一场刚刚结束的战争

1991年独立后不久，塔吉克斯坦就滑入内战。1992到1997年，政府一方与「联合塔吉克反对派」——一个包含伊斯兰复兴党和一些地方、民主派力量的联盟——激烈交战。这场战争的断层线不只是意识形态，也深深掺着地域与派系。伤亡与流离的规模很大，通行的说法

是数万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具体数字各方统计不一，本章不照搬任一未经统一核实的精确值。

1997年6月，在联合国斡旋、俄罗斯等方参与下，双方在莫斯科签署《和平总协定》，约定权力分享——给反对派留出一部分政府职位。这在当时的穆斯林世界里是罕见的一步：一个伊斯兰政党被合法纳入体制。拉赫蒙自1992年起主政，1994年起任总统，此后长期执政，国家的稳定叙述就建立在「是我结束了战争」之上。不过那份权力分享后来逐渐收紧，伊斯兰复兴党在2015年被取缔并定性为恐怖组织。和平协定给过的位置，并没有一直留着。

分析：两个祖先，各管一段合法性

把萨曼王朝和内战放在一起，能看清塔吉克斯坦合法性的双层结构。萨曼尼回答的是「我们是谁、我们曾经多了不起」——给一个年轻又贫穷的内陆国一份可以骄傲的身世。内战记忆回答的是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为什么要接受现在这套秩序？」答案是：因为另一种可能你们见过，就是1992年。古老的荣耀管尊严，新鲜的恐惧管服从。

大白话

这像一户人家既挂着祖上的功名匾，又在门口留着当年火灾烧黑的一根柱子。匾让你抬头，柱子让你听话。强人常常同时指着这两样东西说：别乱动。

这套叙述有它真实的分量——内战的痛苦不是编出来的，和平也确实来之不易。但同一套叙述也容易被用来给另一件事背书：既然乱过一次，任何对权力的挑战都可能被讲成「要把国家拖回1992年」。于是交接问题被一再推后：拉赫蒙获得「民族领袖」称号，宪法为他松开任期限制，儿子鲁斯塔姆·埃莫马利先后出任杜尚别市长、议会上院议长，被普遍视为接班安排。这又回到全书反复出现的那道题——故事可以超越个人，制度能不能？塔吉克斯坦的答案，目前更像是把接班留在家里。

还要分清两件容易被混起来的事。塔吉克斯坦把来处认向波斯文明，是文化与语言上的自我定位，不等于与邻为敌；它和乌兹别克斯坦共享布哈拉、撒马尔罕的历史，恰恰说明这份遗产是跨国的。它在安全与经济上高度依赖俄罗斯——大量劳工在俄打工，侨汇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不妨碍它认一个比苏联古老得多的祖先。认祖先和选伙伴，本就是两件事。

塔吉克斯坦于是补上全书的又一条刻度：当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同时靠「古老的荣耀」和「刚结束的苦难」支撑，交接就最容易被无限期推迟——因为稳定本身成了最有力的说辞。下一章去土库曼斯坦。那里连「古老王朝」都退居其次，撑起国家来处的，是一座中立纪念碑和一个人的名字。

本章资料与限度

萨曼王朝与其文化地位见《伊朗百科全书》萨曼王朝条目。1999年千年纪念与索莫尼货币属通行史实，可参照《不列颠百科全书》萨曼王朝条目。内战与1997年和平协定见联合国和平协议库《和平总协定》文本；伤亡与流离数字各方不一，本章只取「数万人死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这一通行表述。伊斯兰复兴党2015年被取缔见自由欧洲电台报道。布哈拉、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古代波斯文化圈跨越今边界，本章不作现代民族国家的直接等同。

第二部·土库曼斯坦：中立纪念碑下的继承

前面四国都在往更古老的历史里找来处：金帐汗国、帖木儿、玛纳斯、萨曼王朝。土库曼斯坦走了一条看起来相反的路。它当然也讲古代——讲乌古斯汗的传说、讲塞尔柱人、讲古城梅尔夫——但真正撑起这个国家「我从哪里来」的，不是某个王朝的周年，而是一条外交原则、一片天然气田，和一个人的名字。来处被收进了当下。

事实：一条写进国庆的外交原则

永久中立指一个国家宣布永远不加入军事同盟、不卷入他国战争的外交地位。1995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土库曼斯坦的永久中立。这一天成了国庆般的纪念日，首都阿什哈巴德为此立起中立纪念碑。对一个刚独立、夹在大国之间的内陆国来说，中立既是真实的自保策略——不选边，就不必替任何一方的冲突埋单；也是一块合法性的基石：别的国家靠古代帝国证明自己，土库曼斯坦靠「我有一个别人没有、联合国还认过的身份」。

中立因此有了双重用途。对外，它让土库曼斯坦可以不加入由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各方都保持距离。对内，它又顺理成章地把国家封了起来：既然谁都不深交，外界的目光、标准和比较也就不容易进来。中立是一道门，朝外是姿态，朝内是墙。

事实：一个人就是一部历史

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土库曼巴希——意为「全体土库曼人的领袖」，是尼亚佐夫给自己取的尊号。他原是苏联时期的共和国党魁，执政到2006年去世。他的个人崇拜达到罕见的程度：亲自撰写《鲁赫纳玛》（意为「灵魂之书」），一本混合历史、道德训诫与个人叙事的书，被定为学校必读，连考试、考驾照都要涉及；他把一年的月份和一周的日子改用自己和家人名字命名；阿什哈巴德的纪念碑顶上，曾立着他的镀金像，随太阳转动。

把这些放进全书的框架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反向操作。哈萨克斯坦是把来处往后推——推到比任何在世领袖都古老的金帐汗国，好让国家的故事超过某一个人。土库曼斯坦则相反，它把来处收拢到当下这个人身上：历史不必从十世纪讲起，从领袖讲起就够了。《鲁赫纳玛》里确实也提五千年的土库曼荣耀、乌古斯汗的传说，但这些古代素材的作用，是给今

天这位领袖镶一圈金边，而不是把国家交还给一段可被外人共同研究的历史。两条路都在填「我从哪里来」的空缺，方向正好相反。

大白话

这像两种填家谱的方式。一种是往上翻,找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宗,好让家族显得比当家人更久远;另一种是把家谱的第一页直接写上当家人的名字,让「这个家」和「这个人」变成同一件事。前者替家族留了后路,后者把全家的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

事实：管道决定朋友

撑起这套体系的物质基础，是天然气。土库曼斯坦坐拥世界级的天然气储量，加尔金内什气田是全球最大的气田之一。问题在于，内陆国的天然气要卖出去，得有管道，而管道通向谁，就把谁变成了最重要的买家。苏联解体后，土库曼斯坦的气长期经俄罗斯管网外销；2009年与俄方发生供气纠纷后，它大幅转向东方——同年通气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使中国成为其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通往南亚的TAPI管道计划则多年推进缓慢。

这说明一件要紧的事：中立管得住军事结盟，管不住经济上的依赖。不进军事同盟，不等于买家多元；当出口几乎系于一条管道、一个客户，议价能力就很有限。这里也要克制：这是地理和基建的结果——内陆、缺出海口、管道昂贵——不是哪一方的阴谋，也不必把任何买家写成叙事里的对手。

分析：当来处等于一个人，交接就最难

2006年尼亚佐夫去世，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接任，很快建起属于自己的崇拜：「阿尔卡达格」（意为「庇护者」）的尊号、自己的镀金骑马像。2022年，他让位给儿子谢尔达尔，后者在当年三月的选举中当选——这是现代中亚第一次父子相承的权力交接；老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则改任「民族领袖」、主持被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委员会。换人完成了，换的却是姓氏没变的下一位。

把来处系在一个人身上，代价正在这里。如果国家的故事就是领袖的故事，那么领袖一旦退场，故事要么断掉，要么只能由血脉接着讲——于是把权力留在家里，几乎成了维持叙述连贯的唯一办法。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把来处推给古代、让它独立于在世领袖，至少在叙述

上给「换人而不换故事」留了空间。土库曼斯坦则把这条路堵上了：故事换不了人，人只能换成同姓的人。

土库曼斯坦于是给全书补上一条反面刻度：**把国家的来处收进当下领袖，短期最稳、最省事，长期却最脆——因为它让交接和继承合二为一，稳定的代价是无法真正换人。**讲完五国各自的来处，接下来两章要横着看：当国家的故事要进入普通人每天的生活——语言、文字、打工、管道——这些宏大的叙述，会在日子里变成什么样子。

本章资料与限度

永久中立见联合国大会1995年第50/80号决议。尼亚佐夫个人崇拜与《鲁赫纳玛》、月份改名属通行记载，可参照《不列颠百科全书》尼亚佐夫条目。天然气与管道转向见美国能源信息署土库曼斯坦国别分析。2022年父子交接与「民族领袖」、人民委员会见自由欧洲电台报道。土库曼斯坦信息高度封闭，部分数字难以独立核验，本章只写各方通行、可相互印证的部分。

第三部 · 一个人可以用两种语言生活

前七章讲的是国家怎么在高处换掉自己的来处——金帐汗国、帖木儿、玛纳斯、萨曼王朝、中立碑。可这些宏大的叙述，最终要落到一个人每天怎么读字、怎么说话、去哪里打工上。这一章把镜头拉到地面：当「换一个来处」要穿过厨房、教室和工地，它会变成什么样子。答案往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个人可以同时用两种语言生活。

事实：换一套字母，就是换半个方向

拉丁化指把一种语言的书写从西里尔字母（俄语所用的那套字母）改成拉丁字母（英语、土耳其语所用的那套）。这件事看起来只是技术问题，其实是国家来处在最小单位上的表态：字母倒向哪一边，阅读就倒向哪一边。苏联当年曾把中亚各语言统一改用西里尔字母，等于把这些语言接进俄语的轨道；独立后转向拉丁，就是在字母层面把方向往突厥语世界和更广的外部重新拨一点。

但五国的步子很不一样。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初就立法改用拉丁字母——土库曼斯坦推得较彻底，乌兹别克斯坦则拖了几十年，至今西里尔与拉丁并用，连拉丁方案本身都改过几版。哈萨克斯坦2017年宣布转拉丁，却因方案反复、成本高昂，时间表一再推后，日常仍以西里尔为主。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则基本保留西里尔。换字母的难，恰恰说明它不轻：教科书、路牌、身份证、键盘、几代人的阅读习惯，都得跟着换。

大白话

换字母像给全国换一套门锁。锁芯是国家发的，钥匙却在每个人兜里——爷爷手里是旧钥匙，孙子书包里是新钥匙。换锁的命令一天就能下，让全家都顺手用上新钥匙，得等一代人。

事实：俄语没有退场，它换了位置

第三章讲过，哈萨克斯坦2026年新宪法把俄语的措辞从「同等地」改成「并用」。但要分清象征排序和实际使用。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在吉尔吉斯斯坦（俄语是其官方语言之一），俄语仍是生意、高等教育、媒体和跨族群交流的通用语。符号上的重新排序是真的，可它并不

等于俄语从生活里消失。一个国家可以一边把本民族语言抬到更高的位置，一边继续用俄语开公司、写论文、看新闻。

原因很实际：俄语是进入一个更大劳动力市场和知识网络的通行证，而这个市场和网络，很多就在俄罗斯。这就带出了比字母更硬的一层——人要去哪里挣钱。

事实：侨汇把语言和经济绑在一起

中亚几国，尤其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有大量劳动者在俄罗斯打工。他们寄回家的钱——侨汇，占本国经济的比重相当高：塔吉克斯坦长期位居全球最依赖侨汇的国家之列，吉尔吉斯斯坦也很高。吉尔吉斯斯坦2015年加入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一个成员国之间商品与劳动力相对自由流动的经济同盟），很大一部分考虑就是让本国劳工在俄务工更方便。

这条经济纽带，反过来给俄语续了命。只要几百万人要靠俄罗斯的工作养家，俄语就还是能换成面包的技能——国家在课本里怎么排语言，改变不了这一点。2022年俄乌战争后，尤其是2024年3月莫斯科近郊一场恐袭的嫌疑人为塔吉克籍之后，俄罗斯收紧了对中亚劳工的管理，出现了审查和遣返的压力。这件事也暴露了依赖的另一面：当一国的就业、收入和语言都压在同一个邻国身上，那个邻国的国内政治一变，冲击就会直接传到千里之外的家庭。

分析：国家讲一种语言，人过两种语言的日子

把这些放到全书的框架里，会看到一个张力。国家的叙述倾向于单数：一个民族、一种母语、一套字母、一个来处。可普通人的生活是复数的：在家说哈萨克语或乌兹别克语，在莫斯科的工地说俄语，给孩子买的新课本印着拉丁字母，自己却还是西里尔读得快。对国家，语言是认同；对个人，语言是工具——而认同和工具，完全可以装在同一个人身上。

所以这一章要特别避免一种流行的读法：把这些变化写成「去俄化的胜利」。事实更像一次缓慢、不彻底、代价真实的再平衡。本民族语言和拉丁字母确实在往上走，这是真的；俄语因为连着几百万个工作岗位，短期内退不出去，这也是真的。两件事同时成立，并不矛盾。把它读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替换，既看不懂国家为什么不急，也看不懂普通人为什么不选边。

这里还藏着全书那把尺子的又一次应用：**拿回对自身语言的解释权，不等于赶走另一种语言，而是终于能自己决定哪种场合用哪种语言——多一种选择，而不是少一种依赖。**真正的自主，是能从容地两种语言都用，而不是被迫只会一种。下一章接着往地面挖：比语言更硬的，是管道和铁路——它们比口号活得更久，也更能决定一个内陆国的选择有多宽。

本章资料与限度

各国文字政策见自由欧洲电台关于哈萨克斯坦拉丁化的报道及乌兹别克斯坦相关报道；进度与方案反复属通行记载。俄语地位变化见第三章所引宪法文本。侨汇占比见世界银行侨汇数据；吉尔吉斯斯坦2015年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属通行史实。2024年恐袭后对中亚劳工的压力见人权观察报道。各国侨汇占比逐年浮动，本章只写「位居全球前列/相当高」这一通行量级，不绑定某一年的精确百分比。

第三部·管道比口号长

换一个祖先、改一套字母，都是在纸上完成的。可一个国家最硬的处境，不写在纸上，埋在地下和铁轨上。中亚五国全是内陆国——没有一寸海岸线通往公海。它们要把石油、天然气、棉花、矿石卖出去，就必须借道邻国。于是真正决定选择有多宽的，不是口号，是管道通向谁、铁路修到哪。这一章讲一件朴素的事：管道比口号活得久。

事实：苏联把管子朝北铺

先看能源。哈萨克斯坦是重要产油国，田吉兹、卡沙甘、卡拉恰甘纳克是它的几大油田。但石油要变成钱，得有管道送到买家手里，而它最主要的外输管线——里海石油管道联盟（CPC），穿过俄罗斯，通到黑海边的新罗西斯克港。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卖油的主阀门，很大程度上握在俄罗斯境内。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第七章讲过，也是先依赖俄罗斯管网、2009年后才大幅转向中国。

这不是谁一时的决定，是苏联留下的地理。苏联时代修管道，是按一个国家的内部需要铺的，自然都朝着俄罗斯的方向。独立之后，国界变了，钢管没变。一个国家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国旗、改国歌、改课本，却没法在一夜之间把一条上千公里的管道掉头。来处可以重写，管道只能重修——而重修要花很多年和很多钱。

大白话

这像从父辈手里继承一栋房子，水电管线早已埋死在墙里，全通向同一个总闸。你可以重新装修、改门牌、换家具，但想把总闸挪个位置，就得砸墙重铺——慢、贵，还得邻居同意。

事实：新的铁路，是在加一条总闸

正因为旧管道朝北，新基建的意义就格外大。2013年9月，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地点正是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一带一路倡议中陆上这一半，象征性地从中亚起步。此后，中哈边境的霍尔果斯陆港成了中欧班列的重要中转枢纽，大量中欧之间的货运列车经哈萨克斯坦过境。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吉乌铁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三国2024年6月在北京签署政府间协定，2024年1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开工，线路从中国喀什经吉境托鲁加特、玛克马尔到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全长约530公里，其中约300多公里穿越吉尔吉斯斯坦的天山，造价约47亿美元。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来说，这条线的意义在于：多一条不经俄罗斯、也不绕道哈萨克斯坦的出路。与此同时，一条经哈萨克斯坦、跨里海、到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中间走廊」，也在2022年之后更受重视——它绕开俄罗斯，把货物向西送往欧洲。

多修一条管道、一条铁路，和第八章里多会一门语言是同一个道理：不是为了彻底甩掉某一方，而是为了手里不止一个选项。当出路只有一条，走这条路的人就说了算；当出路有三条，议价的天平才回到自己这边。

事实：俄罗斯的分量，不只在管道里

但也不能因为中国的基建显眼，就把俄罗斯的分量写轻了。俄罗斯的影响是多层的：它握着哈萨克斯坦的主要石油外输阀门；它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连着劳工与市场（哈、吉是成员）；它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一个军事互助同盟，哈、吉、塔是成员）则连着安全。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骚乱期间，应托卡耶夫请求，该组织派出维和部队入哈，约两周后撤出——这是俄罗斯安全角色的一次直接展示。能源、劳工、安全、语言、媒体，俄罗斯在好几条线上同时在场。

分析：基建决定的是选项，不是立场

把这些放进全书的框架，要点是把两件事分开：叙述的自主，和处境的硬约束。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一边把来处认到金帐汗国或帖木儿、一边继续经俄罗斯卖油、同时又请中国修铁路。这三件事不矛盾——因为认祖先是解释权的问题，卖油和修路是地理与成本的问题。把「向东修了一条铁路」读成「倒向中国」，或把「继续用俄罗斯管道」读成「还没独立」，都是把选项误当成立场。

也要对新基建保持同样的清醒。多一条出路是好事，但借钱修路会留下债务，单一买家、单一贷款方同样是一种依赖——只不过方向换了。所以成熟的做法，不是从一个总闸搬到另一个总闸，而是尽量让总闸多几个。这正是中亚各国这些年反复讲的「多向量」：对俄、对

华、对欧、对土耳其、对海湾，都保持管道。中国在这里的角色是买家、承建方与贷款方，是选项之一，不必被写成这盘棋要对付的对手；俄罗斯分量仍重，也不等于一切照旧。

这一章给全书的尺子补上最务实的一刻度：**国家能改写自己的来处，却改不动已经埋好的管道；真正扩大自由的，不是喊哪个方向的口号，而是耐心多修几条通向不同方向的路。**讲完语言和管道这两层地面，下一部转向未来——先回到那个全书反复追问的难题：强人退场以后，钥匙交到谁手里。

本章资料与限度

哈萨克斯坦油田与CPC管道见美国能源信息署哈萨克斯坦国别分析。一带一路2013年在阿斯塔纳提出属通行史实。中吉乌铁路2024年6月签协定、12月开工、线路与造价见詹姆斯敦基金会报道及行业报道。中间走廊见世界银行中间走廊研究。2022年1月CSTO入哈见自由欧洲电台报道。造价、里程等数字以签约与开工时的公开通报为准，工程推进中可能调整。

第四部·强人退场以后，谁保管钥匙

前面几部反复撞上同一道题，现在正面回答它。一个强人在台上几十年，他退场的时候，会留下两个空缺：一个是叙述的空缺——「我们从哪里来」，这个前面已经讲了，各国用金帐汗国、帖木儿、玛纳斯、萨曼王朝、中立碑填上了；另一个是程序的空缺——「钥匙交给谁、按什么规矩交」。古老的祖先能填前一个，填不了后一个。这一章就比较五国怎么交这把钥匙，并分清一件最容易被混淆的事：古老的国家，不等于可靠的制度。

事实：四种交钥匙的方式

先把这些年发生过的交接摆出来，大致是四种路数。

一、管理式交接，再被危机校正。哈萨克斯坦是范本。2019年纳扎尔巴耶夫主动辞去总统，按宪法由参议院议长托卡耶夫接任、再经选举确认——程序上很规整。但他仍保留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和「民族领袖」地位，首都也改名努尔苏丹，形成一段「退而不休」的双重权力。直到2022年1月骚乱，托卡耶夫才完全接过实权：纳扎尔巴耶夫失去安全会议职位，「民族领袖」称号被撤，首都改回阿斯塔纳。交接是设计好的，真正落定却靠了一场危机。

二、体制内接班。乌兹别克斯坦是另一型。2016年卡里莫夫在任上去世，长期担任总理的米尔济约耶夫接任并推动改革（见第四章）。没有预先排好的继承人，是在旧体制内部由一位资深官员补位，然后用改革为自己立信。它运转成功了一次，但这究竟是一条可重复的规则，还是一次性的顺利补位，还看不清。

三、家族世袭。土库曼斯坦走到了最直白的一步。2006年尼亚佐夫去世、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接任之后，2022年老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让位给儿子谢尔达尔，完成现代中亚第一次父子相承（见第七章）。塔吉克斯坦虽未交班，但拉赫蒙为儿子鲁斯塔姆铺路的安排，普遍被读作朝同一方向走（见第六章）。世袭的好处是可预期，代价是：它不是一条谁都能用的规则，而要碰巧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还把全部风险押在一个家庭里。

四、街头更替。吉尔吉斯斯坦则几乎没有稳定的交接模式：2005、2010、2020三次把领导人换在广场上（见第五章）。街头能赶走人，却不是一套能预先写下、事后照办的程序。

分析：什么叫「可靠」的交接

要比较这四种路数，得先说清一把尺子。一次权力交接称得上可靠，大致要满足三条：事先有一条大家都知道的规则；这条规则换个人也照样能用，不靠某位创始人亲自坐镇；输的一方、下台的一方能安全地退出，不必担心身家性命。三条都不是「古老」给得了的。

大白话

这像一家店传给下一任掌柜。古老的招牌能告诉顾客「我们开了几百年」，却不能告诉伙计们「老掌柜走后该听谁的」。招牌越老，越不该拿它来回答交班问题——那是两本不同的账。

拿这把尺子量一量：哈萨克斯坦2019年的交接有规则（宪法继任），但规则一开始没把「退而不休」的双重权力处理干净，要等2022年才校正——说明规则还在成形，没完全坐实。世袭可预期，却不满足「换个人也能用」：它依赖恰好有个合适的儿子，一旦没有，就没有备用方案。街头更替满足「输家下台」，却缺了「事先的规则」，每次都要重来一遍、每次都付代价。体制内接班成功过，但样本只有一次，还不足以称为规则。

这就引出全书最该记住的一个区分：**国家古老，和制度可靠，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金帐汗国、帖木儿、萨曼王朝能证明一个国家来路很长，却一句话都没说「强人走后该怎么换人」。把「我们是个古老的国家」当成「我们有一套稳的制度」，是强人叙述最容易制造、也最危险的一个错觉——因为它用对过去的自信，掩盖了对未来的没把握。

分析：故事能超越个人，制度未必

回到那个贯穿全书的问题：故事能不能超越个人？能——这正是把来处推给古代的好处，哈萨克斯坦的金帐汗国叙述，确实让国家的故事不再系于某一位在世领袖。但故事超越个人，不自动带来制度超越个人。叙述解决的是「这个国家为什么该存在」，制度要解决的是「这个国家的权力明天该归谁」。前者可以靠历史，后者只能靠一次次把规则写下来、用出来、让它经得起没有创始人的那一天。

所以这一章不预测谁会接班，而是给出一组可观察的指标：交接有没有事先写明的规则？这规则在创始人不在场时还算不算数？下台的人是否安全？权力有没有被一个家庭长期锁住？未来若要判断某一国走向更稳还是更险，看这几条，比看它纪念了哪位古代英雄可靠得多。

下一章把目光从人转向水——因为有一样东西，比任何强人和任何制度都更不讲历史情面，那就是河流。

本章资料与限度

哈萨克斯坦2019年交接与2022年校正见自由欧洲电台报道及本书第二、三章所引材料。乌兹别克斯坦2016年接班见BBC报道。土库曼斯坦2022年父子交接见第七章所引报道。塔吉克斯坦接班安排见第六章所引材料。吉尔吉斯斯坦三次更替见第五章所引材料。本章「可靠交接」的三条标准是分析框架，非任何官方定义；对各国未来走向只给可观察指标，不作预测。

第四部·河水不读历史课本

前面十章讲的，几乎都是人能决定的事：认哪个祖先、换哪套字母、把钥匙交给谁。这一章讲一样人决定不了、却决定着人的东西——水。中亚最大的两条河，阿姆河和锡尔河，流经好几个国家；它们在金帐汗国之前就这么流，也会在今天所有国家之后继续这么流。河水不读历史课本：你没法拿一纸古代凭证证明一条河属于自己。于是水把一个本来关于主权的问题，硬生生变成了一个关于合作的问题。

事实：一片海，是怎么被种棉花种没了

先看那个最刺眼的教训：咸海。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水体之一。苏联时代，为了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地大规模种棉花，把注入咸海的阿姆河、锡尔河的水大量引去灌溉。几十年下来，咸海急剧萎缩、分裂，大片湖底裸露成盐漠，盐尘暴、渔业崩溃、居民健康受损，成了一场人造的生态灾难。

后来的故事分成了两半。哈萨克斯坦一侧的北咸海，靠2005年建成、世界银行参与融资的科卡拉尔大坝拦蓄锡尔河来水，水位和渔业部分恢复了；而乌兹别克斯坦一侧的南咸海大部分已经干涸，东部湖盆几近消失。同一片海，上游拦一道坝就能救回一角，下游却只能看着它变成沙漠——这已经预告了全章的主题：在这里，水是上下游共担的命运，谁也没法单独说了算。

事实：上游有水，下游要水

咸海的悲剧，根子在上下游的结构性矛盾。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处在两条大河的上游，山高水多，它们最想做的是建水电站——冬天放水发电取暖。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下游，最需要的是夏天有水灌溉农田。一个要冬天放水，一个要夏天用水，时间正好错开。

苏联当年用一套以物易物把这矛盾压住了：上游夏天蓄水、冬天少发电，下游则在冬天供给上游煤、天然气和电作为补偿。这套交换靠的是莫斯科统一调度。苏联一散，调度没了，补偿谈不拢，上下游就开始为水和电反复起争执。塔吉克斯坦要在瓦赫什河上建世界级高坝

「罗贡」，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在卡里莫夫时期强烈反对、两国关系一度紧张；吉尔吉斯斯坦在纳伦河上的「卡姆巴拉塔」水电计划，也牵动下游神经。

大白话

这像合租一套房的室友共用一条水管：住楼上的人想把水存起来冬天烧热水，住楼下的人等着夏天浇阳台的菜。管子只有一条，谁都拧不动另一半——除非坐下来排个用水的班表。古代谁家更显赫，和这张班表一点关系都没有。

事实：人还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

水的压力之上，还压着人的压力。中亚是全球人口偏年轻、增长偏快的地区之一——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约三千多万，是五国里最多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生育率和年轻人比例都较高。这种青年膨胀（人口里年轻人占比很大）是把双刃剑：年轻意味着劳动力和活力，也意味着未来二三十年要凭空变出大量工作、住房、学校和——还是那句话——水和电。喂饱一片正在变年轻的土地，需要的水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更麻烦的是，供水的源头本身在缩。两条大河的水，很大一部分来自帕米尔和天山的冰川融水，而这些冰川正随气候变暖退缩。可用的水在减少，要用水的人在增加——这是一道没法靠历史叙述回避的算术题。

分析：历史给认同，不给水喝

把这些放进全书的框架，结论很直接：历史能解决「我们是谁」，解决不了「我们喝什么」。你可以把来处认到金帐汗国或萨曼王朝，为国家挣一份尊严；但阿姆河不会因为谁的祖先更辉煌，就多给谁放一立方米水。河流的归属，在过去时里没有答案——它在这些国家存在之前就是共享的，只能在将来时里、用一张共同的用水班表来回答。

这恰恰是水和前面几章的不同之处，也是它给未来最重要的提示。换祖先、换字母，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自己干；分水却关不上门——上游的每一个动作，下游立刻感觉到。所以水天然地把五国逼到同一张桌子前：要么共同管理，要么共同受损。咸海两岸的对比已经演示过代价。好在近些年有积极信号：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乌兹别克斯坦对上游水电的态度明显缓和，区域内重新开始谈合作。这说明矛盾虽硬，桌子是能坐下来的。

于是水给全书的尺子刻上最后、也最谦卑的一道：**有些问题，再长的来处也帮不上忙；它们只能靠把邻国当合作者、而不是对手来解决。**把主权叙述收一收，把用水班表摊开来，这不是软弱，是算术。最后一章就顺着这张桌子往下问：这五个刚学会各自讲来处的国家，能不能坐在一起，一起讲下一章？

本章资料与限度

咸海萎缩与北咸海恢复见世界银行北咸海项目报道及NASA地球观测站咸海变迁。上下游水电矛盾与罗贡、卡姆巴拉塔见世界银行中亚能源与水项目材料。人口与年龄结构见世界银行人口数据；冰川退缩见相关气候评估。人口与生育率逐年变动，本章只写「偏年轻、增长偏快」的量级与「乌兹别克斯坦约三千多万、为五国最多」这一通行事实，不绑定某一年精确值。

第四部·五个国家，能否一起讲下一章

全书从一张出生证明说起：一个国家到底是1991年才出生，还是早就有自己的来路。走到这里，五国各自的回答都摆出来了——金帐汗国、帖木儿、玛纳斯、萨曼王朝、永久中立。最后一个问题，不再是各讲各的来处，而是：这五个刚学会讲来处的国家，能不能坐在一起，一起讲下一章？这一章不预测结局，只摆出几个可以盯着看的条件。

事实：先学会不选边

先看它们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些年中亚各国反复讲一个词：多向量外交——不把宝押在任何一个大国身上，对俄、对华、对欧、对美、对土耳其、对海湾国家，都保持往来。各种「五加一」的会谈平台因此越来越多：美国与中亚五国的对话从2015年起就有；中国—中亚峰会2023年在西安首次举行、2025年移师哈萨克斯坦；欧盟、德国、海湾国家、以及以语言文化为纽带的突厥国家组织，也都在和这五国打交道。

这和前面两章是同一个道理。第八章说，拿回语言的解释权，是能自己决定哪种场合用哪种语言，而不是只会一种；第九章说，真正的自由是多修几条通向不同方向的路，而不是从一个总闸搬到另一个总闸。多向量外交是把这套逻辑用到了国家层面：手里的门越多，被任何单独一方拿捏的余地就越小。所以不必把「和中国修铁路」读成倒向东方，也不必把「继续和俄罗斯做生意」读成没有独立——多向量的本意，恰恰是哪一向都不彻底倒。

事实：再学会一起坐下

比对外更新鲜的，是对内——五国之间第一次开始规律地坐到一起，而且没有一个外部大国坐在主位。2018年起，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由纳扎尔巴耶夫与米尔济约耶夫推动）每年举行，五国自己商量自己的事。这在过去几乎不可想象：卡里莫夫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对邻国相当封闭，边境、水、交通处处设防。米尔济约耶夫2016年上台后主动打开国门，整个地区才缓过一口气。

具体的成果也在落地。困扰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多年、一度酿成边境流血的划界争端，在2025年3月以两国元首签署全线划界协议告一段落，长达约970公里的边界厘清，一些关闭的口岸重新打开；同月，吉、塔、乌三国又在苦盏签署了三国交界点协议。把这件事

和第五章、第六章连起来看格外有意味：曾经为一寸土地动武的邻居，开始用谈判而不是地图上的古代疆域来解决问题。

大白话

这像一个院子里五户分家多年的人家，终于肯在没有居委会主持的情况下，自己围桌吃一顿饭，顺手把多年的地界、水渠、过道都谈清楚。饭未必顿顿吃得成，但肯坐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分析：历史是用来请客，还是用来赶客

这里能看出全书那个核心框架的最后一层。换来处这件事，可以朝两个方向用。一个方向是请客：承认这段历史是大家共有的——金帐汗国的都城在今俄罗斯、帖木儿的撒马尔罕和萨曼王朝的布哈拉今属乌兹别克、玛纳斯为跨境的柯尔克孜人共享。认了这份共有性，就能把历史做成一张请柬：哈萨克斯坦争取当研究中心而非唯一所有者，五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遗产（奥特拉尔、绍兰、土耳其斯坦等），让古代的互通变成今天的共同议题。

另一个方向是赶客：把「我继承了它的一部分」偷换成「只有我有权继承全部」，用古代疆域给今天的领土要求背书。第三章划下的那三条限度——都城跨越今边界、「直接祖先」需说清指什么、细节仍在争论——就是为了堵住这个方向。历史当请柬，桌子越坐越大；历史当地契，邻居越处越僵。五国能不能一起讲下一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把共同的过去当成请客的理由，还是赶客的借口。

分析：盯着条件，而不是等待预言

那么未来会怎样？本书不给预言——预言最廉价。它给几个可以持续观察的条件，顺着全书的线索：

- **交接**：按第十章那把尺子——有没有事先写明、创始人不在也算数的换人规则？权力有没有被一个家庭长期锁住？这决定「古老的國家」能不能长出「可靠的制度」。
- **水**：按第十一章——上下游是摊开一张共同的用水班表，还是各建各的坝？在冰川退缩、人口变年轻的算术面前，这是合作能力最硬的试金石。
- **路**：出口和运输是越来越多向，还是重新集中到单一买家、单一贷款方？选项的数量，就是自主的宽度。

- **人**：年轻人口是变成就业与活力，还是变成找不到工作、只能外出打工的压力？这决定前面所有叙述在普通人那里兑不兑现。
- **历史**的用法：各国把共同遗产当请柬还是地契？这决定区域合作是越做越宽，还是被旧账拖住。

回到最初的问题。把来处从1936年、1991年往更深处推，三十五年来五国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从一块「苏联解体后留下的地方」，变成一个能自己解释、自己决定的主体。而一个真正的主体，最成熟的标志，不是证明自己比谁都古老，而是能在古老的来处之上，选择和邻居一起，把下一章写成合作而不是对抗。

草原的来处很长。它的下一章还没写定——这一次，握笔的是它们自己。

本章资料与限度

多向量外交与各类平台：中国—中亚峰会见西安宣言；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自2018年起属通行史实。吉塔2025年3月划界见阿斯塔纳时报报道，苦盏三国交界点协议见同期报道；边界里程以官方通报为准。五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遗产见第三章所引材料。本章「五个观察条件」为分析框架、非官方指标；对未来只给可观察的条件，不作预测，符合全书「事实与分析分列、不确定不写」的方法。